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山药 | 译

菊与刀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菊与刀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山药一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与刀 /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山药译.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39-1569-4

I. ①菊… II. ①鲁… ②山… III. ①民族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498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菊与刀 JU YU DAO

出版人 许久文

作者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译者 山药

责任编辑 刘树民

封面设计 几木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编 100142

印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238千字

书号 ISBN 978-7-5139-1569-4

定价 39.80元

注: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联系调换。电话0731-84252551

鸣 谢

那些在日本接受教育后来到美国生活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在战争期间处在了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们得不到大多数美国人的信任。因此，我特别感激他们仁慈善良地帮助我为这本书收集材料和作证。我感谢他们在非常特殊情形下给予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战争期间的那些同事。罗伯特·羽岛出生在这个国家，但他在日本长大，1941年时他选择了回到美国。回来后他被关在一个战争收容所里，直到我见到他后。他现在在华盛顿的美国战争机构工作。

我要感谢美国战时信息办公室给了我这个任务来完成这本书。还要感谢东亚峰会的副主任乔治·E. 泰勒教授和负责搜集外国军队士气情报部门的指挥官亚历山大·H. 雷顿。

我要感谢那些读过或部分读过这本书的人：指挥官雷顿、克莱顿·克拉克洪教授和莱登·雷特斯博士，以及那些在战时信息方面给予我很大帮助和协助的人们：康拉德·艾伦斯伯格教授、玛格丽特·米德格雷戈里·贝特森和E.H. 诺曼博士。感谢他们所有人给我的建议与帮助。

鲁思·本尼迪克特

目录

Contents

鸣 谢 | 1

第一章 任务：日本 | 001

第二章 交战中的日本人 | 019

第三章 各得其所，悉安其业 | 039

第四章 明治维新 | 065

第五章 历史与社会的负恩者 | 083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 099

第七章 情义是最难承受的 | 117

第八章 名誉的维护 | 129

第九章 人情的社会 | 155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 171

第十一章 自律与修炼 | 197

第十二章 儿童教育 | 217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 253

附录：评价与批判 | 271

第一章

任务：
日本

“他们的文化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典型的日本式——包括它的长处与缺点。”

在所有美国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对手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迷惑与费解的。这之前任何一次所面对的强敌，都没有过像日本这样，需要我们去认真对待其思维与行为模式，这在别的战争中也从未出现过。跟曾在1905年与之作战过的沙俄一样，美国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民族，但却不属于传统的西方文化范畴。所有那些被西方文化认同，并习以为常的战争规则，对日本人显然都不适用。因而，就美日在太平洋上正在进行的战争而言，不仅包括一系列在岛屿、海滩上的登陆行动，也不仅是后勤供应存在的种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特性成了核心任务之一。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模式。

想要做到这点存在着很大困难。75年前，日本打开了紧闭的国门。可当人们提及日本人时，仍然使用一系列的让人难以明确的“但是，又……”的句型，在描述世界其他民族时却不会如此。一个严谨的观察者在描述自己所观察的日本以外的民族时，是不会一方面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同时还要加上一句“但，他们又蛮横、傲慢”；不会说某一个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他们也极易适应激烈变革”；不会说一个民族温顺的同时还要加上相反的定义，说他们不会轻易就服从上级的管理；不会说该民族忠诚、宽厚，又声称“他们又背信弃义，充满恶意”；不会既说他们英勇无畏，又不厌其烦描述他们是如何怯弱；不会既说他们的行为过度依赖他人的评价，又说他们具有强

烈道德准则；不会既说他们在军队中遵守铁的纪律，又描述他们是如何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说该民族如何热衷西方的文化，又渲染他们顽固保守。他不会在一本书里大肆描述该民族如何崇尚美好的事物，如何高度重视演员和艺术家，如何沉湎于菊花的栽培，而在另一本书中却补充说明该民族是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然而，正是上述这些论述上的矛盾，往往构成有关日本的论著的主要论述形式。无可否认，这些矛盾的现象确实是真实的，刀与菊正是这一图景的一个主要部分。严格说，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人生性好斗又和平礼让；穷兵黩武又崇尚和谐；桀骜不驯又彬彬有礼；固执僵化又审时度势；顺从又憎恨受人摆布；忠心耿耿又善于背信弃义；无所畏惧又胆小怕事；保守又对新事物充满激情。他们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当他们的劣迹不为人知时，他们不会被自己的良心与罪恶感压垮。

目前了解日本人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对上述矛盾现象以及各种看起来乱成一团的问题，我们已经无法视而不见。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一系列问题已经或将会接踵而至，比如，日本下一步将会干什么？在不攻打日本本土的情况下，能否迫使日本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对日本战俘我们能够指望什么？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人民采取怎样的宣传策略，才能既减少牺牲更多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又能削弱日本人的抵抗意志？这些问题的答案，对那些十分了解日本的日本通来说，也会存在着尖锐分歧。在和平来临后，对日本这个民族需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军管，以便使这个国家能维持正常的秩序？我们还需要跟那些隐藏在深山里的顽固分子们继续作战吗？为了完全实现国际和平，需要在日本发起一场类似法国或俄国的革命吗？如果需要，谁来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呢？如果没有发生革命，那日本民族是否将会灭亡？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判断和分歧足够巨大。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被要求用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所能使用的一切方法，来尽可能说明日本这个民族究竟是怎样一个民族。同年夏初，美国刚刚开始了对日本的大规模进攻。在国内，很多人跟过去一样，在谈论跟日本的战争会持续三年、十年，或是更长的时间。而在日本，那里的很多人则认为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新几内亚岛、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有几千英里之遥！日本官方的公报和媒体几乎没有一家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民众仍相信他们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但到6月战争形势就发生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中，盟军最高司令部一直将欧洲战场置于优先考虑地位；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必要了，因为对德国的战争已经胜利。而在太平洋，我军也成功登陆塞班岛，这是一场预告日军最终战败的重要的战役。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部队日益逼近日军。从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岛、缅甸、阿图、塔拉瓦还有比亚克等地的战斗中，我们清楚地知道了，我们是在跟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作战。

因而，到了1944年6月，我们的敌国日本很多问题就浮出水面，需要做出回答。这些问题不管是由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造成的，还是由在日军前线散发宣传单引起的，我们都需要获得有深刻洞察力的答案。在这场与日本之间的全面战争中，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是日本东京当局的动机与目的，不仅是这个国家悠久的历史，也不仅是它的经济的各类数据资料，我们更需要了解这个政府能从自己的人民那得到多少支持。我们还必须清楚那个在他们的行为和看待事物的方式背后的强制力。为此，我们必须把自己作为美国

人看待事物和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搁置起来,尽量避免轻率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会怎样去做,他们也会怎样去做。

我所承担的是相当棘手的一个课题。美日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在战争中去谴责你的敌人是容易的,但要想理解你的敌人,通过研究了解他们如何看待生活与人生,那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现在不得不这样做。问题的关键是日本人会怎样做,而不是我们处在与他们相同境地时,我们会怎样做。作为研究者,我必须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作有价值的资料加以分析和利用,而不是将它们视为不利的条件,视为某种“债务”。我必须观察他们的战争方式,还要暂时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军事现象。日本人在战时也是跟和平时期一样,是在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为。那么,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上,能看出哪些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特征呢?日本领导人煽动好战情绪的方法、安抚民众情绪的方法以及战场上如何展开具体战术行为等等,所有这些都展示了他们自以为能加以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需要追踪战争中发生的种种蛛丝马迹,以此来看清日本人在战争中逐步展现出的真实面目。

但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对我极其不利。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到日本去,也无法居住在日本人家中去亲自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区分哪些是重要的,哪些不是那么重要;对他们进行决策的复杂过程,我无法目睹;我无法观察他们如何培养下一代。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所著的《须惠村》,这是他在实地研究一个日本乡村的成果。但1944年我们遇到的很多与日本相关的问题,作者写这本书时还没有成为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自信自己具备一

些可以加以利用的有效方法和必要条件。至少我不会完全放弃我们人类学家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跟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在美国有一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的经历,了解他们是如何进行判断的。用他们提供的事实来弥补我知识的不足。我想,作为人类学家,这是理解任何一种文化不可或缺的。而其他一些从事日本研究的社会学家则是利用图书馆,分析历史事件或统计资料,追踪日本的书面或口头宣传资料的各种变化。不过我相信他们所寻求的问题的答案,是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中的。因此,如果不对生活在那种文化中的人进行研究,就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是说我不阅读,也不是说我没有从那些西方人对日本的大量论述里,以及那些曾在日本生活过的优秀的西方观察者那获得大量有用的东西,从而使我的研究拥有一定的优势。我所获得的这些优势条件,是那些研究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缺乏文字的部落的人类学家所不具备的。那些没有文字的部落,不可能在纸上留下自己的历史。对于这类社会,西方人的论述很少并且简单肤浅,没有人知道这些民族的历史。对于那些实地调查的学者,他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行者的帮助下,来探究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组成结构、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而在我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可以继承并利用大量已有的学术成果。那些研究古代文物的文献留下了大量生活细节的描述,欧美也有很多人记录了有关日本社会的各类生动经历。而且日本人自己也写了大量自我暴露的书面文字。跟别的东方人不同,日本人似乎有着强烈到难以抑制的情感,他们对自己的刻画细致深刻。他们写下自己对世界进行扩张的计划,写下自己生活中的那些琐事。有时他们坦率的程度令人吃惊。当然,他们对自己的描述不会是全面

的。可从来也没人能做到这点。一个日本人在描述日本时，会自然而然忽视掉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这些东西他们太过于熟悉，就像是面对自己呼吸的空气，习以为常就会视而不见。我们美国人写自己的国家时，我想也会一样。但相较而言，我认为日本人还是最喜欢做自我剖析的民族之一。

如同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采用的阅读方法一样，我阅读这些文献时也特别注意分析那些令我费解的东西。比如议会辩论中那些杂乱纷呈的争论，为了理解它们，我该预先去了解些什么呢？对于我们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事，日本人为什么会强烈地谴责，而对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如此心平气和地加以容忍？在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我反复给自己提出问题：“这幅画有什么毛病吗？”“想要理解这幅画，我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呢？”

另外，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创作和拍摄的电影：不管是宣传片、历史片，还是那些描写东京及农村当代生活的影片。之后，也和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进行详细探讨交流。与我不同，任何时候他们对于影片中的男女英雄或者坏人，都是按照自己作为日本人的眼光在看待，因此跟我的看法总不一样。在我因为看不懂情节而茫然时，他们却不是这样的。这就像阅读小说，我和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在对内容的理解上有很大偏差。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会为日本的一些习俗辩护，另一些人则会表示不喜欢甚至憎恶。在这一幅生动的画面中，他们告诉了你在日本，人们是在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论是接受还是厌恶这种生活。

如果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只是到他所研究的文化中去搜集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寻求问题的答案的话，那他也就不能指望能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

外国人做过的工作。但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由于其所受到的训练和具备的某些能力,使得他能感受到在这样一个学者与观察者云集的领域,自己还能做出怎样的贡献。

人类学家已对亚洲和太平洋的一些文化有所了解。日本社会的结构以及生活方式,跟很多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相似。例如一些是和马来西亚那里的相似,一些是跟新几内亚的相似,也有的是和波利尼西亚的相似。根据这些相似性来推测古代人口迁徙以及交往,也不失是件有趣的事,了解这些文化上的相似性,对我来说很有价值,不过不是这些文化之间或许存在着的历史渊源。恰恰相反,因为我了解这些习俗是怎样在这样一些单纯的社会文化中发挥作用的,因此我可以从我发现的不同中找到日本人生活的某些线索。我还知道一些亚洲大陆上如泰国、缅甸以及中国的情况,从而我可以把这些伟大的文化来与日本进行对比。人类学家在对原始人类的研究中,已经多次证明了这样的文化类比的重要性。一个部落在文化习性上跟别的部落可能有着90%的相似,但它很可能已经对这种文化习俗做了修改,以便适应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它很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最基本的内容,这些东西无论在整体中所占比例多小,却能使这个部落未来的发展朝向一个特定的与众不同的方向。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好的事莫过于研究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各个民族之间的那些差异。

同时,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适应自身所属的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人类学家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遇到的事态是非常不同的,不同的民族处理这些事态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北极的某个村落,或者是在热带沙漠里,人类学家遇到的血缘关系还有经济交换的部落体制,是不论你多大胆想象也无

法想象出来的。因此,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或者交换关系的具体细节,还要调查这些在部落行为中产生的后果是怎样的,部落的每一代人又是怎样从儿童时期开始,就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养成了继承传统的习惯。

对差异以及制约造成的后果的关注,一样能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里。所有人都承认,美日两国存在着巨大而牢固的文化差异。在美国甚至有种民间说法,说无论我们干什么,日本人都会和我们反着干。如果一个研究者只是简单宣称这些差异是如何稀奇古怪,如何难以置信,并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民族,这是很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能够充分证明,即使存在最奇异的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按照职业特点,人类学家应该比任何别的社会科学家都能客观地把差异当作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加以利用。除了某些制度与习俗的怪异性,再也没有什么现象更能引起一位人类学家的注意的了。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应该做的不是针对几件被挑选出来的事实,而是所有的事实。在西方文化中,一个没受到过良好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忽视整体的行为领域。他会把很多事物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会对那些日常生活里细碎的习俗或属于家庭生活中的普通事物,不做深入了解再做判断。但这些常常会被忽视的细小事物,往往会被投射到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的屏幕上,这时候,这些细小琐碎的事物,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影响,要比任何外交家的谈判、签约造成的影响都大。

人类学家必须开发并完善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在那些被研究的部落中被视为最平常的事情,是不同于研究者自己国家的。当一个研究者试图理解某个在一个部落是极端丑恶,而在另一个部

落却是懦弱的行为时,当他企图弄清在特定情况下那些人的行为与感受时,他就会发现自己需要借用那些不太引人注意的考察报告和对细枝末节的详细记录。对于人类学来说,有充分理由证明这些东西是重要的,而且他还要懂得如何去发掘此类资料。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尝试这种方法也同样适用。只有对一个民族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高度关注,才能理解人类学家这一研究前提,不论是一个原始的部落,还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日常生活都是它的人民行为模式的来源。不管这种行为是怎样的离奇古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都是跟他的生活经验紧密联系着的。因此,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我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是有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制约着这类怪异现象。要是这样的探索能让我深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里去,那就太好了。因为人们正是在那里学会生活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即孤立的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把数以百计的琐碎事件归纳到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模式。人类社会一定会为自己的生活设计出某种模式,会赞同某些对应事态的方式,或者是衡量事态的方式。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会把哲学解决问题的方法看作是所在的那个世界的基础。无论有多大困难,都会想方设法纳入这样的整体里去。已经接纳某种价值体系,并依靠其生活着的人们,是不可能对自己所处的复杂世界充耳不闻,并为自己设置好一个与世隔绝的范畴,然后在这样一个范畴内,遵循一套相反的价值观念来思考和行动的。他们会去适应环境,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给出共同的依据和动机。没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经济活动、家庭组织、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

样环环相扣。一个领域的变化也许快于其他领域,从而给其他领域带来压力,不过这样的压力也是一致性要求带来的。在那些总是企图控制他人的开化程度不高的社会,权力欲望在宗教实践中的表现,不会低于在经济活动中以及跟别的部落的关系中的表现。与不拥有书面语言的部落社会比,在拥有书面语言的文明社会里,教会会把那些在数百年间流传的格言与警句保留下来,但随着公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言权的要求日益强烈,在某些出现抵触的领域,教会不得不让出一部分权利。格言和警句尽管保存下来,但含义变了。宗教教义、经济和政治活动不再只是局限于各自的领域内,而是超出了各自的范围,互相融合,形成一股更大的洪流。由于这是被证明了真理,因此研究者越是把自己调查范围扩大到了经济、两性关系、宗教生活和儿童养育这样一些领域去,就越是能了解自己所研究的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可以对任何生活的领域提出有效的假设,然后去搜集材料;他可以学会把任何一个民族所提出的要求,都看成是来自他们从自己的社会生活经历中学来的思维习惯与方式的结果,不论这样的要求是以政治还是经济,或者道德的语言提出来的。因此,本书不是用来论述日本社会的宗教、经济、政治或者家庭的,本书的目的是考察日本人有关生活的臆想,描述这些臆想在现实中的实践行为。它企图说明,是什么东西使得日本成为这样一个日本人的国家。

20世纪所存在的巨大障碍之一,就是我们都有着不少含混不清,并带有偏见的观念,我们不仅没有认清是什么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日本人的国家,同时也一样没能弄清是什么使得美国成为一个美国人的国家,并且又是什么东西使得法国成为一个法兰西人的国家,俄国成为一个俄罗斯人的国家的。当缺少了这样的认知,就会把一个国家当成是另一个国家。当彼此间发生的矛盾仅仅是微